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 第五十三回 風光在眼著書記游 利欲熏心當筵受騙

話說饒鴻生在日本東京，被洋志會學生捐掉一百塊洋錢，又受了許多氣惱，心中悶悶不樂。翻譯勸了他幾句，也就走開了。饒鴻生前回在日本，為著急於要赴美洲，耽擱得五六天就動身的，不過到了淺草公園、上野公園等處，略略遊覽而已。今番開著無事，整日坐著馬車，一處一處的細逛。有天到了不忍池，這不忍池旁邊，列著許多矮屋，據說就是妓館。從前妓館是在新橋、柳橋等處的，現在改了地方了。緊靠著不忍池有座著名酒樓，叫做精養軒，這精養軒就和中國上海的禮查外國飯店差不多。饒鴻生初次開眼，到了精養軒，揀了一間房間坐下，侍者送上菜單。饒鴻生便說：「近日大餐吃膩了，還是吃日本菜罷。」侍者答應，自去預備。不多時，用盤子托了上來，是五六個乾鮮果品碟子和點心之類，另外一副鍋爐。侍者把爐子架好了，安上鍋子，生起火來，燒得水滾，在鍋子裡倒下一個生雞蛋，又進去搬出一大盆生雞片，翻譯便和饒鴻生用木筷夾著生雞片，在鍋子裡燙著吃，倒也別有風味。侍者打量饒鴻生是有錢的主顧，能夠化幾文的，暗地裡叫了串座的幾個歌妓，窺進那間房來。饒鴻生正喝了幾玻璃杯麥酒，有些醉醺醺，看這些歌妓，都是紅顏綠鬢，不知不覺的把興致鼓舞起來，叫他們彈唱。一個歌妓，抱了一個弦子似的樂器，據翻譯說，叫做三味線，彈得從從淨淨的。還有一個歌妓，拿著兩塊板在那裡，一上一下的拍，以應音節。那兩個歌妓唱將起來，饒鴻生聽了聽，雖不懂他們唱的是什麼，倒也風風移人。彈唱完了，一個歌妓拿出盤子討賞，饒鴻生低低的問翻譯，要給他們多少錢，翻譯說：「至少要三十圓日幣。」饒鴻生也不介意，伸手在衣袋裡摸出三張鈔票，每張十圓日幣，歌妓得了賞，攜了樂器，咕咕咯咯的又到別個房間裡去了。饒鴻生吃了一會，侍者送上飯來，是個小木盒子，打開一看，上面一塊鰻魚，底下盛著雪白的飯。饒鴻生和翻譯略略吃了些。撤去殘肴，泡上一小壺茶來。茶壺是扁圓式的，茶杯和中國廣東人吃烏龍茶用的差不多，茶的顏色卻是碧綠的。飲過了，侍者送上帳單。饒鴻生給過了錢，得出精養軒，逕奔後樂園。園裡頭鬆檜參天，濃陰如蓋，有許多假山石，堆的玲瓏剔透。翻譯告訴他道：「這園是水部藩源光造的，替他打圖樣的，是中國明朝人，叫做朱舜水。朱舜水是浙江餘姚人，明末清初到得日本，就住在這園裡，足不出戶，造了座得上堂，牆上刻著伯夷、叔齊的像，日本都很敬重他。」饒鴻生聽了，點頭歎息，二人就揀一塊太湖石上坐下歇腳，看那男男女女的遊人。坐了好些時，方才回去。饒鴻生在精養軒雖化了幾十塊冤錢，在後樂園倒明白了一樁古典，不能說得不償失了。

回到寓裡，看表上還不過四點多鐘，天已經黑了。饒鴻生心上詫異說：「這種時候，我們中國總要七點多鐘才天黑，怎麼他這裡四點多鐘就天黑了？」「實在想不出緣故來。等到夜裡，睡了不多時就天亮，再看表，只得兩點多鐘，後來問起翻譯，方知道是日輪旋轉的緣故。翻譯並說：「要是到俄羅斯聖彼得堡去過冬天，每天兩點鐘後就天黑了，夜裡一點鐘前就天亮了。為著俄羅斯在北極底下，冬天日輪在黃道出來，是一直的，所以天黑得早，天亮得快，不比夏天日輪要從赤道慢慢地繞過來。」饒鴻生聽了，十分佩服，心裡想，我回了國，總要做一部出洋筆記，就是自己不能動筆，也得請人幫忙，把翻譯這些話載在上面，人家看了，一定當是我見解出來的，不怕那些文人學士不恭維我，心裡想完了，面有得意。

過了一日，帶了翻譯去逛日光山，在上野搭了早班火車，不到三個時辰，到了日光山。日光山下，就是德川將軍家廟。

廟裡金碧輝煌，耀人耳目，廟後就是德川將軍的墳墓，走上去有三百多層。二人鼓勇前進，到得下來，已經筋疲力盡了。當夜就住在金谷客寓裡。這金谷客寓，純是外洋式子，背後一條港，清澈見底，面前就是那座日光山，馮蘭瞻眺，心神俱爽。

等到睡在枕上，山上泉水的聲響，猶如千軍萬馬一般，良久良久方才入夢。第二日一清早，出得金谷客寓，要想僱車子，卻只有小車，是用人拉的，就是目下上海的東洋車子，一人坐了一輛，沿著日光山的山澗緩緩而行。山澗裡的水飛花滾雪，十分好看。

走了約有半里，接著一條大橋，橋對過有石頭刻成的十幾尊佛像，笑容可掬，像活的一樣，二人又細細的賞鑒了一回。又走了一里多路，是一個鄉鎮了，田裡種著菜，籬笆裡栽著花，大有「雞犬桑麻」光景。又走了兩三里，到了山裡了。抬頭一看，乾岩萬壑，上轟雲霄，兩旁邊古木叢生，濃阻夾道，老遠就聽見瀑布聲響。再進去，路就滑澀了。路旁還有塊名勝地方，叫做馬返，有亭台，有樓閣。一個小池子，池子裡的水清得什麼似的，萍蘩蘊藻交相映掩，兩旁碗口大的黃菊，開得芬芳燦爛。

過了馬返，路更來得曲折了。車夫低著頭，拱著背，和螞蟻一樣的在地下爬，爬了多時，方才到得頂上。有叫做劍峰的，有叫做華岩的。華岩上更有一樁奇景，就是瀑布，有二十多丈寬，七十多丈長，望上去煙雲繚繞，底下湍騰澎湃，有若雷鳴。另外有塊大石碑，碑上刻了是華岩瀑布歌，是一個日本人做的，字有拳頭大小。看過了瀑布，轉到中禪寺，莊嚴潔淨，迥異尋常。又上望湖樓，四面多是鐵欄杆，十分精巧。看官，你們想，山上怎麼會有湖呢？不是大漏洞麼？原來這湖本來是個山凹，瀑布流下去，經年不斷，久而久之，就成了一條大湖，前後有十八里路長，有些人撐了小划子在湖裡釣魚，也是天然圖畫。

二人隨便買了點吃食，聊以充饑。饒鴻生想著了《儒林外史》馬二先生，見了西湖，說出「載華獄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泄，萬物載焉」三句《四書》來，不禁歎古人措詞之妙，徘徊半響，竟有流連不忍去的光景。翻譯催了幾次，方打著原路下山，回來做成了一首七絕詩，珍重藏好，說將來可以刻在出洋筆記的後面，人家看見了，少不得稱贊他雅人深致。於今閒話體提。

再說饒鴻生在日本約摸有半月光景，有些倦游了，揀定日子啟程回國。搭的那只船，住的艙，與安徽巡撫請去做顧問官的勞航芥緊靠著隔壁。一路無話，到得登州左近，陡起風浪。

饒鴻生是嚇怕的了，慌得一團糟，他姨太太更是膽小，無可奈何，拉著他跪在艙裡，求神佛保佑，偏偏被勞航芥看見了，這叫做敗露無形。等勞航芥到上海起岸，他已換了江船，逕往南京，第二天就上制台衙門裡稟明半路折回之故。制台也接著外洋的電報，曉得有禁制華工一事，事關大局，自然不能說什麼，少不得要慰勞幾句，這是官場通套，無庸細談。

於今再說南京城裡有個鄉紳，姓秦單名一個詩字，別號鳳梧，他老子由科甲出身，是翰林院侍讀學士，放過一任浙江主考，後來就不在了。他自己身上，本來是個花翎同知，那年捐例大開，化上數千金，捐了個候選道，居然是一位觀察公了。

這秦鳳梧雖是觀察公，捐官的時候未曾指省，沒處可以候補，不過頂戴榮身罷了。他卻興頭的了不得，出來拜客，一定是綠呢四人轎，一頂紅傘，一匹頂馬，一匹跟馬，回來還要兜過釣魚巷，好嚇那些釣魚巷裡的烏龜，自有那班無恥下流去趨奉他秦大人長，秦大人短，秦鳳梧居然受之無愧。南京城裡，正經官場都不同他來往，有些有腿無褲子的窮候補，知道他拿得出幾文錢，常常和他親近親近，預備節下年下，借個十兩二十兩。

這鳳梧的功名如此，志向如此，交遊如此，其餘亦可想而知的了。一天到晚，吃喝嫖賭，一打麻雀，總是二百塊錢一底，通常和他通問的幾個朋友，一個是江寧候補知縣，名字叫做沙得尤，是位公子哥兒，大家替他起了個混號，叫做傻瓜。一個銅圓局的幕友，名字叫王祿，大家都叫他做王八老爺。還有兩個候補佐雜，都姓邊，人家叫他倆做大邊、小邊。這四個人是天天在一塊兒。秦鳳梧生來是闊脾氣，高了興大捧銀子拿出來給人家家用，人家得了他的甜頭，自然把他捧鳳凰一般捧到東，捧到西。不上兩年，秦鳳梧的家私，漸漸的有些銷磨了。有一個江浦縣的鄉董，叫做王明耀的，為人刁詐，地方上百姓怕他如狼似虎，王明耀卻最工心計，什麼錢都會弄，然而卻是湯裡來，水裡去，白忙了半世，一些不能積蓄。這卻是什麼緣故呢？

原來他於別的事上，無一件不明白，無一件不精明，只要一入嫖賭兩門，便有些拿不定主意。他每月總要南京來幾趟，大概在秦淮河釣魚巷時候居多，無意中認識了秦鳳梧，彼此十分投契。有天在一個妓女玉仙家裡大排筵宴，自然少不了秦鳳梧，席間談起時事，什麼造鐵路、開礦辦學堂、遊歷東西洋那些事，王明耀心中一動，便拉秦鳳梧在一間套房裡和他附耳密談，說現在有樁事是可以發大財的，借重你出個面，將來有了好處，咱們平分秋色何如？秦鳳梧忙問什麼事？王明耀道：「我們縣裡，有一座聚寶山，山上的產業大，一半是我的。前兩個月有個人挽了我們親戚同我來說，說上海什麼洋行裡有個買辦，場面也闊，手頭也寬裕，他認

識一個洋人，是個著名的礦師。這礦師，不多幾時，到內地來遊歷過一次，帶便到各處察看察看礦苗。路過聚寶山，他失驚打怪的：「可惜！可惜！」通事問他什麼事情可惜？他說：「這聚寶山上的礦苗浮現，開出來是絕好一個大煤礦，不輸於開平漠河兩處。」他回去之後，便打主意，要想叫那買辦出面，到南京來稟請開彩。那買辦為著南京地方情形不熟，怕有什麼窒礙地方，說必得和地方紳董合辦，方能有就。所以東托人，西托人，竟托到我這裡來了。你想江浦縣是我的家鄉，我又是那裡的鄉董，除掉我，他還能夠找什麼人蓋過我去？自然要盡我一聲。我想與其叫他們辦，不如咱們自己辦，咱們只要找個闊綽的人出面，以地方上的紳士，辦地方上的煤礦，上頭還有什麼不准的麼？我的朋友雖多，然而都靠不住，左思右想，就想起你老兄來了。你老兄是書香世家，自己又是個道台，官場也熟悉，四面的聲氣也通，如今只要你老兄到制台那裡遞個稟帖，說明原委，制台答應了，以下一切事情都現成。」秦鳳梧沉吟道：「制台答應這樁事，托了人諒沒有做不到的，底下一切事情現成。這句話靠得住靠不住呢？」

王明耀把臉一板道：「你又來了。咱們弟兄相好，也非一日，我要是安心把木梢給你捐，我還成個人麼？我說底下一切事情現成，是制台答應了再到縣裡請張告示，有這兩樁實在的憑據，人家有不相信的麼？人家一相信，又聽見煤礦裡有絕大的利益可沾，叫他們入些股，他們自然願意。況且這山上又大半是我的產業，你是知道的，也不用給什麼地價，只要到外洋辦一副機器，就可以開辦起來。如果怕沒有把握，何妨到上海去先會會那位礦師，和他訂張合同，請他到山照料，將來見了煤，賺了錢，怎麼拆給他花紅，怎麼謝給他酬勞，他答應了，連機器也可以托他辦，豈不更簡捷麼？」秦鳳梧聽了王明耀這番花言巧語，不覺笑將起來，說：「你老哥主意真好，兄弟佩服得很！於今一言為定，咱們就是這樣辦。」王明耀道：「這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，咱們還得訂張合同，然後擬章程，擬稟稿，也得好幾天工夫呢！如今且去吃酒。」說罷，便把秦鳳梧拉了出來，等請的那班朋友到了，依次入座。秦鳳梧今天分外高興，叫了無數的局，把他圍繞的中間，豁拳行令，鬧得不亦樂乎。

一直頂到二更天，方才散席謝過。

王明耀自坐轎子回去。王明耀第二天就下鄉去了。秦鳳梧一等等了好幾日，王明耀那裡竟是音信全無，心裡不覺焦躁起來。過了十來天，王明耀方才上省，到他家裡。王明耀一見面，就說這事情苦了你了，然而還算妥當。秦鳳梧忙問怎麼樣了？王明耀道：「鄉下已經弄停當了，專等你省裡的事了。」秦鳳梧道：「這裡容易，你去的第二天，我就把稟稿弄出來了。」說罷，叫管家到太太房裡，把一卷白紙外面套著紅封套的東西拿出來，管家答應一聲是，不多時取到了。秦鳳梧一面叫人泡茶裝煙，一面把稟稿遞到王明耀手中。王明耀接過稟稿，在身上掏出一副老花鏡來戴上才把稟稿打開，息容屏氣的往下瞧。

欲知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